

医海钩沉

孙思邈三求师记

▲吉林柳河 尹晴

孙思邈被后世尊奉为“药王”，大家都知道孙思邈医德高尚，医理通达，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学医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给父母治病。孙思邈是一位不慕荣利的“药王”，更是一位孝子。

孙思邈生于北周大统三年，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村人，父亲是木匠，做一手好木匠活，母亲以纺线织布为业。七岁那年，父亲得了雀目病，不幸的是，母亲不久也患上了粗脖子病。

父母患病后，其家境一天不如一天。缺衣少吃，父母病痛，幼小的孙思邈看在眼里，也和大人一样忧心忡忡。

有一次，父亲在锯木，孙思邈坐在一边发呆，父亲便问他：“孩儿，你长大了也要做木匠？”孙思邈回答说：“不，我要做郎中，好给父母亲治病。”

父亲见孙思邈如此懂事，心里热乎乎的，第二天就把孙思邈送到学堂上学。孙思邈天资聪慧，进学堂读书，每日能诵读千余字，且过目不忘，小小年纪便通晓诸子百家。十二岁时，父亲又送他到开药铺的张七伯家去当学徒，在那里，孙思邈虚心学习，

认识了几百种草药，眼看着师父用手里的土方子给周围的百姓治愈很多病症，对中医学越发着迷。但如何解决父母的病痛却依然一筹莫展。孙思邈经常向师父问这问那，但师父只会按方开药，关于药理说不明白。

师父懂得徒弟的心思，就对孙思邈说：“你聪明好学，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从这里往北走四十里的铜官县有位名医，是我的舅舅，你到他那里去学医吧！”临行前，师父送了他一本《皇帝内经》。在铜官县，孙思邈跟师父一边学习，一边研究《黄帝内经》，医学知识长进了不少。但令孙思邈失望的是，这位名医仍然不知道如何治疗雀目病和粗脖子病。

第二年，孙思邈回到家乡开始行医治病。他时刻注意观察雀目病和粗脖子病患者的饮食、症状等，观察发病规律，苦苦思索治疗的办法，并且遇见人就打探是否有能治此病的郎中。一次，一位痊愈后的痼疾患者前来答谢，孙思邈不由地又提到了父母的病患，那位患者介绍说：“说长白山麓有一位叫陈元的老郎中能治粗脖子病。”



孙思邈

孙思邈听了第二天就前往太白山。从家乡到秦岭太白山有四百里路程，孙思邈走了半个月才找到陈元。陈元见他一番孝诚之心，就对他说：“你大老远地投奔我而来，当我的徒弟吧，多学点东西回去好给乡亲们治病。”

在陈元师父那里，一心惦记父母亲的孙思邈学到了治粗脖子病的祖传秘法，可是如何治雀目病却毫无头绪。

“为什么患雀目病的大多是贫苦人家，而有钱人家却很少见这种病？”孙思邈的疑问也给师傅提醒了线索。

“你的想法很有道理，不妨给患者多吃点肉食试试。”

孙思邈按照师父的

话，要一位患者每天吃几两肉，但患者试了一个月仍毫不见效。于是他再次翻阅大量医书，终于找到“肝开窍于目”的解释，他就给那位患者改吃牛羊肝，不到半个月果然见效。

孙思邈大喜，辞别师父立刻回家给父母亲治病。不久，他父母亲的雀目病和粗脖子病都痊愈了。

为了寻求治愈父母病患的良方，孙思邈来到太白山麓，意外发现这里是大自然恩赐的天然大药库。后来，孙思邈又多次深入太白山、终南山老林中，寻求药农，多方采集，在他所著的医书中，罗列的八百多种草药，大部分就是这个时期积累的。

医者故事

微信群里的加油

▲山东省即墨市人民医院 杨京华

“工作再忙也要保证医疗安全，大家还得慢点看，仔细点，多解释点，病历上写得详细点，坚持就是胜利……”即墨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张定荣在儿科大夫微信群里提醒大家医疗安全是重中之重。

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2月，季节更换，疾病高发，儿科患者陡增，是儿科最繁忙的时段。忙碌的工作，大家很难有碰面交流的机会。高负荷的工作也让医生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腰酸腿疼，肩周炎、关节炎等“后遗症”，早晨醒来，腰痛得不敢平躺；因过度劳累，全体医生都发过烧患过感冒；在这个快速的节奏里，儿科医生语速加快、睡眠紊乱。

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小儿科的医生们通过微信平台增加交流，相互倾诉、加油鼓劲。

“有个叫欣欣的女孩，一直都不退烧，下班前还是40度，回来后，我放心不下，给小儿输液室打了电话，让家属输液结束后再去急诊看看。”儿科副主任孙德宏在微信圈中这样写道。

“胃疼好点了，就是精神压力太大，看完患者后回家再考虑考虑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孙春燕已经累倒好几天了。因为患者太多，儿科大夫又少，还要继续

上班，大家感言：累点没关系，平安就行。

“明天周六，门诊的同事尽量早开诊，估计明天任务更艰巨。”这是周五坐门诊大夫的留言。

“明天大夜班来帮门诊的必须到位，实在太累也可以晚点来，早点走，各位辛苦，下月应该好点。”“输液时间长的，特别是5天以上的更应引起重视，一定保证重症患儿优先住院，每天必须给小儿急诊留观预留3张床位。”这是张主任的提醒。

在这里，凌晨4点23分栾宏焕发的一条微信让大家心疼得说不出话来。“悲催的夜班，太煎熬了，从接班到现在没站起来，更别提喝水了。”

2014年12月份，儿科门急诊量将近1.9万人次，全天门急诊量突破600多人次，中旬的一个周日门急诊量曾达到728人次。一个医生值急诊夜班，大夜从10点接班，整整10个小时，不能合一眼，加小夜每晚看200多患儿已成常规。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目前，儿科基本平稳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小患儿较前段时间稍有减少，最主要的是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患儿们基本康复，这也是医生们最欣慰的事情。

医考之路

升华“宿命”的安排

▲河南南阳 邓博

“哪一个更痛苦？是努力工作之苦，还是悔恨之苦？”这是执业医师考试前我给自己写下的心灵之问。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名，2015年全年《医师报》。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2015年全年《医师报》。

人生是一场无法重来的演出，在宿命安排与实现在自我主张的路口，我选择了后者。

我出生在中医世家，五代祖辈均从业中医骨伤科。在家里，我能接触到的叔伯兄弟都是医护人员，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仿佛回家做医生本身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小时候，我的成绩一直不错，高中甚至考上了市里重点中学。当同学们围绕“高考”、“理想”、

“事业”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就像一名冷静的旁观者，不以为然。那时候，根本不了解校园外激烈竞争的医疗环境，认为以后再不济也能在家里闯出一番天地，因此，在学业上我没有下足功夫。

毕业之后，我考取了一所大专，参加实习后我渐渐了解到学历、技术本领对医生的重要性。毕业回家，走上岗位，每天工作劳累之余有了许多忧愁。总想着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到更大的天空，也把家里

的技术传播出去，到大医院试试水，无奈学历不够，一纸执业证书拦住了去路。

2014年，执业医师考试报名后，了解相关事宜后，带着对执业发展的规划和发扬祖传技术的决心，我对医考复习投入了十二分的努力，终于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通过了国家临床执业医师助理医师考试。

如今，我已跨越执业栅栏，也必将以崭新姿态完成对自己的期许。（本栏目投稿邮箱：songpanzheng@163.com）

